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勠力开掘“钱锺书的世界”

季 进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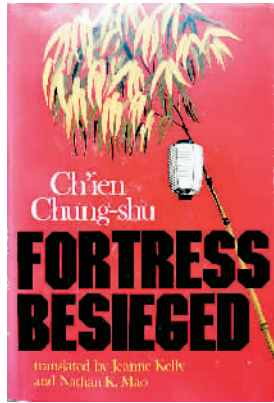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浪潮中，钱锺书（1910—1998）是与众不同的存在。他既是一位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大师级学者，两者互动，彼此推进，共同形塑了海外世界的“钱锺书”形象。

《围城》世界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钱锺书的文学创作涵盖了小说、散文和旧体诗，充满了对人情世态的生动描摹和对世界人生的深沉思考。其汪洋恣肆、妙语连珠的叙述风格，显示了钱锺书作为作家的过人才情。他唯一的长篇小说《围城》（1947）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海外传播最为广泛深入的文本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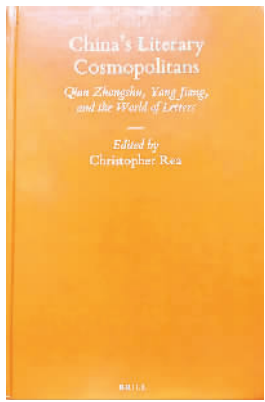
60年前，《围城》在国内的文学史中寂寂无名，几乎被人遗忘。远在英国的夏志清却独具只眼，悟稀赏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中第一次将钱锺书与沈从文、张爱玲、张天翼等并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四大家，大胆提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他将《围城》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花了很大的篇幅，从象征运用、意象经营、心理渲染、讽刺艺术、悲剧精神等方面解读《围城》，充分肯定了其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夏志清对钱锺书的品评固然是一家之言，不乏可商榷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志清打开了海外世界认识钱锺书的方便之门。自此之后，《围城》逐渐成为备受海外世界追捧的名作之一，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海外读者通过《围城》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

1979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围城》的第一个外文译本，由凯利（Jeanne Kelly）和茅国权（Nathan K.Mao）合译，十年后又获重印。2004年，美国纽约新方向出版公司出版了英译《围城》的修订本，并被英国企鹅出版社纳入“企鹅现代经典”系列。早在英译本之前，日本学者荒井健翻译的《围城》前四章已正式发表，他与中岛长文、中岛碧夫妇合作的全译本《结婚狂诗曲》（注：《围城》日译本名）则于198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与英译本几乎同时，苏联学者符·索罗金的俄译本收入“中国文学文库”，1980年由莫斯科文



《围城》英译本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论文集《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
雷勤风主编 荷兰 Brill 公司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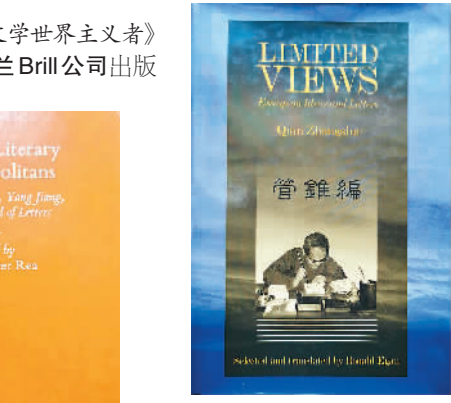


学出版社推出。德译本由德国学者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和史仁仲合作翻译，1988年由法兰克福岛屿出版社出版，20年后又由慕尼黑施尔默·格拉夫出版社再版。莫芝宜佳也因此与钱锺书夫妇结下了深厚友谊，后来钱锺书夫妇邀请她来北京，协助整理了48卷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987年，巴黎的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出版社出版了由薛思微（Sylvie Servan-Schreiber）和王鲁合作翻译的《围城》法译本。1992年，巴塞罗那的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出版了由法国学者塔西安娜·菲萨克（Tacianna Fissac）翻译的《围城》西班牙语译本，此后多次再版。有意思的是，《围城》英译本、德译本和法译本，都是与华裔译者合作的，可能也显示了以外语为母语的译者与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合作翻译的优势。

学术著作译介亦有涉猎

据湖南师范大学余承法教授统计，《围城》已有11个语种的26个译本，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有6个语种的14个译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有3个语种的8个译本（参见《失衡的境外“钱学”研究70年》）。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由雷勤风编辑并领衔翻译的英译本《人·兽·鬼：小说和随笔》，其实是《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合集，2011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相比较而言，钱锺书学术著作的译介则远不如人意。目前《管锥编》只有英语和日语的选译本，《七缀集》有英语、法



《管锥编》英文选译本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

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全译或节译，《宋诗选注》有日语和韩语的全译本或对照本，而《谈艺录》只有英语和韩语的片断选译。这些学术译本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艾朗诺（Ronald Egan）的《管锥编》选译本 *Limited Views: 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艾朗诺从《管锥编》选择了最有价值又相对集中的内容，将其整理编辑为《美学和批评》《隐喻、意象和感知心理学》《语义学和文学风格学》《老子、道教与神秘主义》《神与魔》和《社会与思想》6个部分。所选65则虽然在篇目上比例不足原著的5%，但篇幅上却占到原著1/5，为博大精深的《管锥编》编译了一本面向西方读者的简明读本。另外，比较重要的还有郁白（Nicolas Chapuis）编译的《诗学五论》，1987年由法国 Christian Bourgois 出版社出版，以及2014年荷兰 Brill 出版社推出的邓肯（Duncan Campbell）翻译的《七缀集》英译本 *Patchwork: Seve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这些学术译著，向西方世界展示了“钱锺书的世界”的另一重面向。

围绕《围城》展开钱锺书研究

与钱锺书作品外译相呼应的，是海外世界钱锺书研究的逐渐深入，其中又以《围城》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早在1977年，美国学者胡定邦和胡志德就不约而同地完成了以钱锺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从语言—文学角度研究钱锺书的三

部创作作品》和《传统的革新：钱锺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82年，胡志德的《钱锺书传》列入著名的 Twayne 传记丛书正式出版，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全面综论钱锺书创作与学术的著作，既有钩沉生平，也研究小说散文，还涉及了诗论和文论，特别是讨论了《谈艺录》的诗学贡献，可惜未涉及《管锥编》。德国莫芝宜佳1994年所著的《〈管锥编〉与杜甫新解》则将重心落在钱锺书的学术思想上，梳理《管锥编》的诗学观与方法论，并借“倩女离魂法”重读杜甫，以此与钱锺书展开对话。虽然中论述还不简单生硬之处，但依然可以视为海外钱锺书研究的重要收获。

在英、法、意、韩、日等语种中，还有大量研究钱锺书的单篇论文，尤其是对钱锺书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除上面提及的夏志清、雷勤风、胡志德、胡定邦、艾朗诺、郁白、莫芝宜佳等人外，还有美国的耿德华（Gunn Edward）、王宇彬、张佩瑶，日本的小川环树、山内精也、杉村阿几子，韩国的韩知延，意大利的狄霞娜（Tiziana Lioi）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对钱锺书的文学观、美学观、哲学观、翻译观等展开了论述，将海外的钱锺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雷勤风2010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召集了“钱锺书与钱锺书：百年视角”工作坊，2015年又编辑了会议论文集《中国的文学世界主义者》，由荷兰 Brill 公司出版，这应该是海外钱锺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尽管钱锺书的《围城》在海外世界已经经典化，钱锺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对于“钱锺书的世界”的深度与广度而言，实在相距甚远。作为20世纪少数几位能真正打通中西文化的学者，钱锺书以世界主义的立场，通过重新阐释中国经典，与世界展开了精彩对话，高见卓识，俯拾皆是。已出版的内容海量的《钱锺书手稿集》，更是展现了“钱锺书的世界”的深不可测。可惜，西方主流学术界对此依然所知甚浅。

胡志德曾说：“希望有一天钱锺书的卓越努力能化解文化差异的顽固界限，进入他深谙的欧洲文学世界。”（《寻找钱锺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依然会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和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

◎创作谈

怀着探险的期待走进山林

任林萃



生态文学正如火如荼进入人们视野的时候，我刚好完成了《虎啸》的写作。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先知先觉、敏感地抓住了生态这个主题，而是缘于我对这个主题的长期关注，也可以说是不期而遇。自2017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我开始关注有关东北虎的各种信息。令人欣喜和兴奋的是，在中俄两国携手为它们开辟的家园里，东北虎豹在此繁衍生息，每一年数量都有新的变化。关于东北虎的照片或视频陆续传来，我一次次被东北虎的神态和气度所吸引，所感染，所震撼。

它们从容不迫的步伐、宠辱不惊的神情、我行我素的姿态和睥睨万物的威仪，让人确信他们就是自然界当之无愧的王者。它四脚稳健而自信的起落，带着不怒而威的力量，仿佛不是从山林中走来，而是从众神的宫殿中走来。渐渐地，我感觉到它不仅是一种动物，也是一种精神象征，代表着高贵、神圣和伟大。至2018年秋天，东北虎的种群数量已经扩大到近30只。隐隐约约地，我感觉这是一个事件，并且是个大事。我开始收集和查阅有关东北虎的资料，并零星接触、采访一些林区的工作人员和动物保护者。

起初，我只是对自然和山林中的事感兴趣，有所关注，但无明确目的。这是我自幼就有过的喜好，我报的第一个高考志愿就是地质，为什么？理由是搞地质可以背着一把地质锤走遍名山大川。那时，我的知识面很窄，如果知道院校里有野生动物的相关专业，一定报名。

伴随着这一童年喜好，越来越多关于东北虎的信息汇集到我的脑海里，一条野生东北虎由少到多、由衰至兴的轨迹日益清晰，这是一条种群复兴之路。我突然有了冲动，决定以探秘和追踪野生东北虎为主题，写一部纪实性作品。

怎么写，能写成什么，我当时还没有想好，但最起码能写成一部好看的、有意思的书。我知道，作为文学作品，生态文学也好，纪实文学也好，如果仅仅满足于科普观察、行走记录，远未达到文学的标准，它的意义和价值肯定要大打折扣。在保证好看的前提下还需要有更多人文要素来增加它的厚度。要有人类对自然、生物的认识和理解，也要有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确认和反思，还要有人类的精神诉求、境界和情怀。我是怀着探险的期待走进山林的，但同时也知道，这次探险不仅是行走的探险，也是文学的探险。我希望在追踪东北虎的过程中，不仅能够发现它们身上所承载的精神要素和品质，更能发现和阐释出与其相关的更大的精神命题。

在接下来两年多时间里，我随动物保护工作者行走于通青山与琿春河谷之间的广大山林间，追踪山林王者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采访仍滞留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山民；寻找那些渐渐销声匿迹的昔日猎人；通过各种渠道拜访各国野生东北虎研究、保护专家……当漫长而艰辛的田野调查结束，可以端坐于案头构思、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我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关键词：王者风范、劫后重生、复兴之路、命运共同体。然后，我手握碳素笔，写下20余万汉字，将这些关键词逐一连结在一起。

当作品终于离开我的手，呈现于读者面前，我已失去了对自己当初构想进行检验的权利，如今这权利在读者手里。但我还是真诚地希望读者能感受到，这确实是一部关于生命、生存、较量、抗争和尊严的书。

（作者系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忠实再现“第一书记”心路历程

本报电（张子航）“我不想写成挂职笔记，而是想通过一篇篇文章记录下我对生活真切的理解和思考。在这部作品中，我做到了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实现自我表达。”散文集《在群山之间》作者陈涛如是说。

2015年7月，陈涛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任职“第一书记”，《在群山之间》讲述了陈涛在脱贫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全书分为4个部分：回望、当时、世风、青年。作者以此分类，回顾自己亲历的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点滴得失，既有乡村发展带来的欣喜感动，也有现实中与孤独无助抗争的心曲。

近日，该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认为，《在群山之间》所关注的边远地区脱贫攻坚话题，是当前文学创作的重大主题。作品以鲜活的主角视角引领读者进入“第一书记”的工作与生活，跟随作者的讲述看一个个困难如何克服。随着作者在职期间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的转变，读者也完成了一次自我心灵的成长。

据悉，该书作者陈涛曾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该书入选2021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名单。

向以鲜的新作《生命四重奏》是一部奇异的长诗，包括“金鱼与乌鸦”“犀牛和孩子”“春天的草木”“山中观音”4个篇章，其结构融叙事、想象、抒情于一体。全诗对人的生存发展过程予以宏观把握，而在进入具体的叙述时，处处以微观的具象和意象出之。凭借丰富的知识积累，向以鲜在宏观洞察与微观叙述中得心应手。他在诗前所引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和“经历所有的生命，穿越所有的黑暗”，似乎成为其创作这部长诗的座右铭。

长诗以“金鱼与乌鸦”为开篇，当“金鱼”成为诗的意象时，它不再是人们眼中的生物，而是被赋予社会内容和生命过程的复合体。它是“源自溪水中的小天使/偶尔会因环境而改变颜色/这种本性却让人发疯”；又是“仿佛打扮出阁的新娘/痛哭的珠子砸碎镜子”；还是“江湖儿女萍踪云雨/人工饲养的舞蹈家”。一旦成了气候，在“鱼戏的天堂/或地狱”里，又是什么景象呢？首先“必须足够小/最好是一只/握于掌中的瓶子/或和琥珀桌下面/那片高仅三寸的/水晶抽屜/小到鱼儿/不能自由突击/不能勇猛穿行/将本来的梭子与利箭/磨成浑圆的/蛋”。这是金鱼生存环境的艺术写照。

在向以鲜笔下，乌鸦是什么呢？“如果给一支笔/乌鸦一定是诗人/如果给点颜色/乌鸦一定是画家。”对乌鸦的这种定性，似乎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单从意象创造的角度审视，向以鲜在乌鸦身上着力笔墨，实属别出心裁。在他看来，乌鸦是“苦难的象征者/成了爱的使者/乌鸦，让男人/和女人相爱相亲”，因而“带来星辰和火种/照亮不朽的爱情”。至于当乌鸦“把漆黑的身躯当做最后一颗/滚落石子，狠狠投进去”时，不管爱是大海或者瓶子，其光芒都会“啾着血/一直扩向全世界”。

从向以鲜对“金鱼与乌鸦”赋予的迥异色彩，我们不难体味其寄托的情怀。以不同的意象呈现和切入现实，是我们借以进入其宏观结构的“第一步”。

◎新作评介

存在之诗与思

读向以鲜《生命四重奏》

叶 棣



当我们把视线转向“春天的草木”一章时，会发现向以鲜的诗说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既不创造寓言，也不讲述故事，而是在不断地书写一些断章，是长诗结构中的短制，巧妙地呼应了圣人语中的“草木”。

在“春天，春天”一节中，诗人以13首短诗写下了春天里的种种具象，这些具象成为诗的意象时，各自独立存在，有时又互相对应。这些彼此孤立的事物和意念所构成的繁复景象，正是“春天”的丰富和复杂的内涵。如果说“春天，春天”是对诸多景象的感悟，那么，“草木歌”就是对现实体验的描绘。无论是复苏的“枯荷”在“可以啜饮/不死的芬芳”之后立下的决心：“以此铁石心肠/重植生活的意义”；还是在“灰烬中醒来”的“一万棵苏铁/发出阵阵怒长的/咆哮”，我们读到的，都是历经生活磨难之后对于重生的信念。

《生命四重奏》的最后一“奏”，也许步入禅悟的境界。在“山中观音”一章中，向以鲜借嵇康对生命的思考，表达对于生命之火的尊崇：“黑暗收藏着种子/灰烬播撒光明/煊悟之火是如此美丽/燧石雷取灼灼诗篇。”诗人在诗中用典，其实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诗人不回避生命感悟的复杂性，而是从中发现和发掘它存在的合理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对存在的正视。所谓世界的真相，无论是看得见或看不见，其“存在”的本质是无法泯灭的。一切有形的或无形的存在，在诗人的笔下将成为启迪人们生命之悟的“催化劑”。

作为《生命四重奏》的“尾巴之歌”，也许是向以鲜有意留给读者的一种余韵。那些信手拈来的事物和例证，似乎只是在提示人们，一切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故事，都应该有一个令人沉思的“尾巴”：所谓“记忆/是我们一生中/最短促的/尾巴”，“忘却/是我们一生中/最漫长的尾巴”。因而诗人郑重地宣告：“我要赞美一个名字/叫尾巴的世界/我要歌唱一首名字/叫尾巴的诗”。

我们目睹和经历过的一切，是结局还是发端，未来会告知一切，存在会证明一切。

一部中国人的自强之书

梁鸿鹰

1933年5月底，已经名满天下的巴金同朋友一起来到广东新会，在新会县城近郊的天禄、天马、茶坑等乡村进行游访，后又在新年乘新宁铁路火车，到台山住了一个晚上。他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鸟的天堂》就缘于这段经历，巴金所乘坐的新宁铁路，正是刘怀宇长篇小说《远道苍苍》主人公陈宜禧曾经建造的那条铁路。

清末华侨陈宜禧是中国华侨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先后在美国从事铁路建设达40年之久，筑路经验丰富。1904年回乡后，以“不收洋股，不借洋款，不雇洋工”为号召，倡建新宁铁路，历经14年至1920年竣工，写下了中国自力建设铁路的光辉一页。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祖籍广东台山（即新宁）的作家刘子毅，开始研究新宁铁路历史及陈宜禧生平，直到其病重住院依然笔耕不辍。2015年，刘子毅去世后，旅美作家刘怀宇继承父亲遗志，继续收集和研读大量与陈宜禧及新宁铁路有关的中英文文献，实地走访广东台山、美国加州北部金矿遗址和西雅图等地，带着父亲未竟的宏愿，接续起父亲前生思绪，通过新作《远道苍苍》带读者走进一代华侨不平凡的人生。

作品十分可贵地展现了中国人在特殊历史环境中人生与性格的具体性。主人公陈宜禧6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只好跟着三代务农、闲暇时走街串巷卖酱油杂货的养父母过活，他求上进、爱文化，有空就去村里的书斋旁听。17岁时与族人一起来到美国，饱受歧视与无理挑衅，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与族人失散，被一位好心的美国妇人收留为佣人。陈宜禧是个有心人，他抓住一切机会学习语言、学做西餐、学西方礼仪、学用雇主家的各种机械装置，跟男主人学习工程设计、绘制图纸。凭自身的悟性、勤劳和善良，陈宜禧终于在大洋彼岸站稳脚跟。

陈宜禧教育自己的同胞守法经营，同时也勇于运用法律武器为华人争取合法权益。就在美国政府通过《排华法案》，西雅图华人受到不法分子暴力冲击遭受损失之时，陈宜禧代表华商团体依法向当地法庭提出起诉索赔，在法庭



上慷慨陈词，最终赢得胜利。

已到花甲之年的陈宜禧于1904年回到江门新宁，倡议修建新宁铁路，次年返回北美募集铁路建设资金，大声疾呼“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以中国人之学力，建中国人之工程；以中国人之力量，创中国史之奇功。”海外华侨们无不为此个饱家国情怀的口号所感召，纷纷捐款，很快就募集到200多万元资金，作品第二部由此拉开帷幕。

陈宜禧自行设计的新宁铁路，既要解决工程技术上的难题，还要应对时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地方官僚为个人利益所作的百般阻挠。历经重重磨难，新宁铁路第一期工程于1909年3月21日宣告完成，蒸汽机车终于可以奔驰在家乡的原野上。随着工程深入，新问题出现了。潭江的浩浩江水挡住了火车通往江门之路。陈宜禧在香港定制了一艘长105.57米的铁船，开创性地让火车坐船渡江，新宁铁路成为中国第一条使用轮渡的铁路。1920年5月，这条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并经营管理的商办民营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带动江门新宁迅速发展起来。

刘怀宇用自己潜心创作的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动人故事，塑造了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大写人生的海外侨领陈宜禧的形象。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坚韧不拔、勤奋好学、宽厚善良的优秀品质——在国难当头、志气，回到家乡能为民造福。因此可以说，《远道苍苍》是一部中国人的自强之书、生命之书。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